



伸个懒腰，我打开封闭一冬的窗户，温柔的东风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轻吻着我，好似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抬头望向窗外，满眼的绿闯入我的心田。只见那怯生生匆忙赶来的轻柔的东风，亲抚这大地的一望无际麦田的绿。这醉人的绿呀，是东风唤醒的，还是东风织就的？轻轻嬉戏麦苗的东风呀，好似含苞弄孙的父亲。

父亲，清明！咯噔，我的心猛地一震，负罪感一阵阵涌上心头……

咏菏泽牡丹

□ 凌云木

山东菏泽，古称曹州。牡丹历史自隋唐计，面积数十万亩，被誉作中国牡丹之都。谷雨时节，花随人意，东风浩荡，迎春怒放。俨然花的海洋，更成诗的渊藪。感动于此，赋咏牡丹十首以赞之。不格音律，只为达意。自谓引玉之砖，期有方家珠玑。更待呼朋引类，共襄盛世大美。

曹州牡丹甲天下，此称此谓非谬夸。九大色系呈异彩，百年犹有英姿发。葛巾玉版有故事，姚黄魏紫绽新葩。天香郁郁长安道，国色氤氲帝王家。

菏泽自有牡丹尊，谷雨时节降芳馨。年年花团锦簇季，国色天香日日曛。粲然一派丹霞紫，春光十里景致新。不独人夸颜色好，更留清气满乾坤。

天赐菏泽好物华，国色只许牡丹花。佳丽上品百千计，人称华夏第一家。含苞时节人独爱，怒放一刻更堪夸。贫寒历尽终有异，锦簇队里生紫姝。

牡丹如海花如潮，春风一袭起波涛。人如弄潮涛头立，心有灵犀逐浪高。天香阵阵沁园春，国色脉脉念奴娇。杨柳不寒轻拂面，细雨斜飞块坐消。



三月，油菜花开疯了。一朵朵，一株株，一片片，一垄垄……铺天盖地，争奇斗艳，像小孩子嫩嫩的脸，“怒”放着阳光般灿烂的笑。我们几位文友从城里驾车飞向田野，瞬间，小车便沉入花海。此刻的我们，一下子又重回到孩提时，扑进母亲的怀抱，那里是人间最温暖丰腴的地方；又恰似离别的新婚爱侣，终于相聚相拥，抱住对方宛若拥抱整个世界，幸福满足！凝望着眼前的“金”涛翻滚，直挂云天的油菜花，撑破了一双大眼睛。陶醉在云蒸霞蔚、香气弥漫的花间，恍惚中暗生一种将自己放任于自然、物我两忘的纵情。我们准备往油菜花丛深处走去。春雨初霁的田野，有些潮湿。我刚走了几步，脚下一滑，险些跌倒。惊魂甫定的我，倏然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赶着我下地移栽油菜的情景，也曾好多次滑倒在田野上。每年的冬天，寒风凛冽，却是油菜移栽的时节。每当我放假在家，父亲便要我和他一起下田移栽油菜。我怕冷，不愿意。父亲一边递给我一块竹片，一边憨憨地笑着说：不经寒冬，哪有来年的收获。

我极不情愿地跟着父亲来到村前的田野上，父子俩一前一后走进田里，父亲躬下身体，双手扒开松软的泥土，放进一棵油菜苗，再将泥土回拢，用力在栽好的油菜苗根部重重地压了压，然后继续移栽下一棵。一旁的我，慢腾腾地拿着竹片插入泥土，撬开一条缝隙，丢下一棵油菜苗，再踩上一脚。父亲看到后，突然大声吼道：你的手呢？手生出来就是要劳动的。

莫怪平时父亲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旦严肃起来，我是很怕他的。听到父亲的呵斥，我连忙蹲下身体，照着父亲的样子，伸手去扒泥土，一股寒意刺透心骨。现在回忆起来，竟然感觉一阵阵暖意，就像冬天冷水洗脸之后，脸上热乎乎的舒爽。

一晃，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静静地躺在他深爱的那片土地里，就像一颗种籽一样，应该发芽了吧。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片油菜花海中，又一次想起父亲昂首走在田野上的身影……突然，我恍惚感觉这满眼的油菜花就像是一群父辈的身影，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父亲！我情不自禁地低喊一声，泪水盈眶。

原来父亲并没有离开过我，他已经长成了一株油菜花，仍挺立在田野上，满脸质朴憨厚的笑容，无怨无悔地守着这片土地，默默无声地等着。等着小时候的我，放学回家喊他；等着青年的我，学成回来看他；等着中年的我，事业有成回来拥抱他；等着老年的我，蹒跚归来深情地亲吻他……让这片土地上，又生长出一株油菜花！

记住，每年的三月，一定得回去，回到父亲耕种的那片土地上，看油菜花开。

清明的亏欠

□ 鄭鴻

近年来，传统节日得到重视，清明节放假，我本该回老家为先父扫墓，但因为所在科室四五十岁的女同志居多，她们要回家扫墓，假期值班的活大多落在我的身上。即使偶尔不值班，也会有好友相约，草长莺飞的大好时光，我也不好意思扫了文朋诗友的兴，就和他们一块玩个天翻地覆。酣畅淋漓地疯狂之后，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空落落的没有着落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愈来愈重。少点什么呢，我说不出来。文朋诗友放浪形骸之余，我常常独自一人发呆，心里说不出的空落感又笼罩心头，似狂风蹂躏的蓬，如波浪玩弄的萍。

清明心里疙疙瘩瘩、空落落的是什么？“我就是到山下坐一会儿，看看心里也踏实。”这是八十岁高龄，有活诰命之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碧波老师，在2013年清明节，爬不上嵩山了，不得不站在山下向恩师陈素真先生祭拜时说的话。清明，祭奠梆子大王、豫

剧通天主教陈素真先生之后，吴老师心里才踏实。我心里疙疙瘩瘩、空落落是不是清明没为先父扫墓呢？去年读了史铁生的《复杂的必要》，我茅塞顿开，心里疙疙瘩瘩、空空落落的原来就是亏欠先父一个扫墓祭拜的清明。上坟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铁生先生说。读此我才彻底明白了残疾的他为什么还要艰难地寻找母亲坟墓的缘由；也理解了国学大师季羡林为什么九十岁高龄还要返乡扫墓。清明扫墓祭祖，是血脉的传承和责任。

今年清明节，我下定决心回家为先父扫墓。不料外地几个文友来赏梨花之后，还不尽兴，还想在曹县转转，为陪文友玩和为先父扫墓二者兼得，我力排众议，力挺去鲁西南烈士陵园看看。这是因为鲁西南烈士陵园在我老家附近，而且去鲁西南烈士陵园，先父坟茔所在的西北地是必经之路。车一朝向鲁西南烈士陵园的方向发动，十多年来每逢清明我心里必定疙疙瘩

瘩、空空落落的感觉一扫而空，非但心里不空落，反而踏实起来。车行至西北地恰巧堵车，天助我也，原计划找何种理由在此停车的我，暗自庆幸，便以方便为由，下得车来，独自默默地踏着近膝盖的麦田，向父亲的长眠之地走去。

先父的坟茔刚培了新土，东南角的灰烬还有点热气。我知道兄长刚来过，兄长来了能代替我吗？愧疚的我再也忍不住双膝跪在先父的墓前，泪倾而下：“大（曹县口语称父亲），不孝的儿子，来看您了。”我一边喃喃地向先父赎罪，一边用手轻轻拨去父亲坟头的枯草。

清明不回来扫墓，先父不会怪我，但先父不会不思念我。盘古开天从头的说，儿孙可以不思念父母，不思念儿孙的父母从来没有过。麦苗青青，是有大地的滋养；儿孙茁壮，是父母舍命尽养的期望。清明，空落得以至于疼的清明，这是心的呼唤，这是血脉的挂牵，这是血脉的眷恋。

喊醒大地的东风，唤醒万物的万能的东风啊，请您也唤醒我那长眠的父亲，让他老人家听听顿悟人子愧疚的哭声……

人间真情



曹

风

梨园遐思

苗青摄

桃

花

□ 殷修亮

以每年的花期都被错过。暑假回家，只见两棵桃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黑沉沉地遮去大半个院子，但树上连一个小桃子也见不到，树下却满是一些玻璃球大小干瘪难看的小桃子，看上去让人伤心不已。邻居说现在的桃树都要打药才行，没空管理是长不住桃子的。寒假回去正是天寒地冻时节，每当对着光秃秃的桃树时，我都心存不安，就像羞愧地面对被自己遗弃的孩子一般。在我眼里，这两棵桃树就像荒废了大好青春的美丽女子，她们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疼爱 and 呵护，大好的韶光年华就这么白白地耽误过去。这是多么遗憾和无奈的事啊。如果桃树有知，她们会不会怪罪、责怪我呢？

二十几年前我在一个村子教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户人家，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桃树。春三月，桃花开了，高高的院墙也挡不住汪洋恣肆的满树绯红，还有几枝桃花大胆地探出头来，把

粉面香腮展示给过往的行人。桃花开放的那些天，我经过那家门时都不放放慢脚步，认真地往院子里看几眼。有一天我还惊异地发现，美丽的桃树下站着一位端庄美丽、凝眸含笑的姑娘。我无法控制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骚动，一如蝴蝶对花儿的眷恋，悄然喜欢上那个人面桃花的姑娘……

很多年之后，当我再次经过那家院落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向院子里看了几眼，那棵桃树不见了，更不见了那桃花一样美丽的姑娘，我想她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吧，但还是在心底泛起湿湿的酸楚，为我曾经不为人知的心事。

在我心灵的深处，一直珍藏着这样一幅梦幻般的画面：一个用树枝圈扎着的不大院子，里面栽种着三五棵桃树，一旁是三间土筑草覆的小屋，春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进院子里，洒在烂漫的桃花上，衣着素朴的我正悠然

白发·亲情

□ 轮子

两鬓的白发

绝对

不是因为敌人和对手而生

它的衰竭

是牵动了

你不可阻挡屈膝跪拜的

拽住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根弦

这是要你命的亲情

牡丹之歌

这汹涌澎湃的生命的张力

是在凌冽暴虐的寒冬中积聚的

这华贵清傲而热烈奔放的天容

是在冰冻干硬的泥土中孕育的

她

如初升的涅槃的凤凰

在强与弱高洁与卑污的博弈中

在人类枯涩的心灵上

划出了一道惊心动魄的霹雳线

你

我顶礼膜拜的女神

苦难辉煌！

念奴娇·大国担当

□ 朱献瑞

泱泱华夏立东方，演绎复兴方略。

源远流通四海，载梦巨龙腾跃。礼尚

谦和，至诚民本，吐瑞兴琼阁。鹏城崛起，改革声震江岳。

使命召唤新杰，初心潮涌，引领新

求索。勇立涛头稳掌舵，思想指航开

拓。丝路花香，五洲浇灌，风雨同拼搏。

创新奋进，共赢时代丰获。

长河浪花

梦

□ 殷修亮

荷锄于树下，除着树下的杂草，掩埋着陈旧的腐叶朽枝，头顶上是含笑的桃花，旁边卧着一只黑狗或黄犬，它正仰着头，鼻子一吸一吸的，仿佛在嗅着桃花的芳香，一只蝴蝶从树上飞下来，围着狗鼻子转几圈，又飞到树上去了，惹得狗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汪汪汪地叫上几声，引得几只散步的老母鸡也咯咯咯地叫个不停。不知什么时候院子外面站了几个挎着篮子的小姑娘，她们的眼神一律定在桃花上。我乐呵呵地望着她们，心中早已开满了灿烂

最难忘



风吹槐花香

□ 孙明程

清晨，推开窗，一股清新的空气涌进屋子，把我浸没在风的轻柔里。细细微风轻轻拂过脸颊，夹杂在空气中的香甜缓缓地流淌进我的躯体与灵魂。我不禁心中疑惑：哪来的花香？抬头平视，原来是槐树花开放了。

走出家门，来到一棵槐树底下驻足凝望。温暖的阳光倾泻而下，溢满整个林间，槐树枝叶嫩绿、斑驳摇曳，洁白淡雅的槐花随风摆动、舞步轻盈。我踮起脚想要伸手触摸那些娇柔可爱的小花，但却遥不可及，地上只留下匆匆邂逅的光影，娇羞的花蕊争相开放，热闹非凡，那一团、一簇簇的槐花犹如漫天纷飞的白雪，翩翩起舞间飘落到枝叶之上，绽放的花瓣在一片嫩绿之中掩映朦胧，越发淡雅与清丽。

我双手并拢靠于胸前，感受触动

心香一瓣

心灵的纯洁与淡雅，一朵白色的槐花恰好从树上落下，飘落到我的面前。仔细观察这朵小花的身姿，它轮廓丝滑、质地柔软，纯白如雪的花瓣没有掺杂一点杂质，透过这朵小花，我看到了整个春天。

漫步在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两旁是排排耸立的槐树。在风中摇曳婆娑的串串槐花闪闪发亮，空气里弥漫着花香的甜香，沁透着淡淡的芬芳。置身于花香的海洋之中，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畅游其中。我贪婪地深吸一口气，清凉的气息流入鼻腔，幽幽地传入胸中，屡屡芬芳沁入心脾。停下匆匆的脚步，任由花香把我迷醉。微风吹过，槐花的淡淡清香如波浪般四面荡漾，交织流淌着诱人的香甜与甘醇。我禁不住花香的诱惑，摘一朵槐花放入口中，唇齿间的缕缕清香让我一惊，惊讶于这一缕清香之际，整个人也变得爽朗起来。细细咀嚼着甜美的花蕊，香甜顺着喉咙流入心底，思绪跟随着味蕾到达了几时的光阴。

每当槐花开放的时候，我便肩扛绑着镰刀的长杆，手拎着篮子，约几个



小伙伴去摘槐花。我们欢呼雀跃地来到槐树下，将挂满槐花的树枝削下来，再将槐花捋到篮子里。用力晃动树枝，片片槐花雨便从天而降，双手捧着槐花，来不及清洗，就满满地塞了一嘴巴，两边的腮帮鼓鼓的，我们围坐在树底下大声欢笑，慢慢地享用美食。咬在嘴里的槐花柔软香甜，如晨曦中的露珠一般清凉甘冽，一股灵动清澈的味道从花蕊之中细细渗出，绵延不绝的游走于唇齿之间。

这时候，母亲便会收集些槐花给我做槐花饼。每次做槐花饼，我都要围在她身边，踮起脚尖，趴在灶台边，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母亲手里的槐花

饼。母亲把先前摘来的槐花清洗干净，放入调制好的面浆里，再打上几个鸡蛋，搅拌均匀。母亲娴熟地把面饼摊开，轻轻地放入油锅里煎，伴随着“吡吡”的响声，热气上升，香味四处弥漫，望着快要成熟的槐花饼，我流下了口水。做好的槐花饼颜色金黄，口感酥软清香，待母亲把热腾腾的槐花饼切成块，我便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细细品味着槐花饼的浓香，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又是一年槐花飘香时，摘一朵槐花细细品味咀嚼，弥漫唇齿间的不只是淡淡香甜，还有挥之不去的悠悠情思。